
章太炎思想儒道淵源略論

嚴壽澂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

章太炎論治論學，時或過激，時或守舊。前期後期，固自不同；真諦俗諦，乃亦有異。然而變之中有不變者在。不變者何？可以兩端概括。一曰尚獨行，重氣節。其早年以孔子為「湛心利祿」，儒術為「淆亂人之思想」，正之之道，則在「學隱」，在「明獨」，在立人之根本，尤在鼓人之勇氣。試問儒家道德之要，非固如是乎？無怪其晚年標舉《孝經》、《大學》、《儒行》、《喪服》，以為乃「國學之統宗」也。二曰體忠恕，倡平等。以為聖人之道，端在忠恕一貫。能盡忠恕者，厥惟莊周。其〈齊物〉一篇，「以百姓心為心」，等視有情，破除名相，「內以疏觀萬物，持閱衆甫」，「外以治國保民，不立中德」，內聖外王兼詳，世出世法並舉，合浮圖孔老而一之，洵「內外之鴻寶」也。太炎思想之歸宿，其在於斯夫。

關鍵詞： 章太炎 儒家 道家 忠恕 齊物

一、序說

餘杭章炳麟太炎，預辛亥革命之役，以學術文章為世所稱。論治論學，時或過激，時或守舊。前期反孔非儒，以為「孔子之教，惟在趨時，其行義從時而變」，「譏鄉願而不譏國願」，可見其「湛心利祿」。又以為「儒術之害」，不在「堵塞人之思想」，而在「淆亂人之思想」，故「程、朱、陸、王諸家，所以有權而無實也」。至於孔子之功，一是「變禩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」，二是「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」。此二事亦可謂「夙絕千古」，然而「二千年來，此事已屬過去，獨其熱中競進在耳」。¹易言之，孔子與儒家，歷史上的功績固然甚大，但是對於二千年後的今日，其實已無多少現實意義可言。

太炎又認為，就思想與道德層面而言，孔子固是可取者不多，但是就史學著眼，孔子終究是一個「良史」。「輔以丘明而次《春秋》，料比百家，若璇璣玉斗」，司馬談、遷父子繼之，「後有《七略》」；「孔子死，名實足以抗者，漢之劉歆」。²以輔佐王莽篡漢的劉歆與孔子相比並，似乎是大不敬。然而須知，太炎心目中，劉歆地位甚高，³而立國於天地之間，大有賴於「良史」。⁴由此可知，即便早年反孔意氣頗盛之時，太炎對孔子實未全盤否定（更遑論中年以後了）。他所致譏於儒家者，大略可歸結為兩端：一是以利祿為心（所謂「國願」），

1 傅傑編校：〈諸子學略說〉（錄自《國粹學報》丙午年第八、九冊），《章太炎學術史論集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220-221。

2 章炳麟著，徐復注：〈訂孔第二〉，《尙書詳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51。

3 據民國五、六年間，太炎弟子吳承仕所筆錄之《葑漢微言》，太炎有云：「莊生之玄，荀卿之名，劉歆之史，仲長統之政，諸葛亮之治，陸遜之諫，管寧之節，張機、范汪之醫，終身以為師資。」章太炎著，虞雲國標點整理：《葑漢三言·葑漢微言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42。〔按：范汪乃東晉名醫，此書誤作「范、汪」，茲改正。〕

4 民國二十二年，太炎在蘇州，為數弟子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，有曰：「夫國于天地，必有與立，所不與他國同者，歷史也，語言文字也。二者國之特性，不可失墜者也。」見諸祖耿：〈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〉，收入傅傑編校：《章太炎學術史論集》，頁487。